

诗化的记忆

SHIHUADEJIYI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思考

李树声◎著

GUANYULISHIYUWENXUEDESIKAO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

诗化的记忆

SHI HUA DE JI YI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思考

李锐著

ISBN 7-309-04000-0

12



中国和平出版社

诗化的记忆

李树声 著

上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化的记忆/李树声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4

ISBN 7—80094—429—8

I. 诗…

II. 李…

III. 文学理论—文集

IV. I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7483 号

诗化的记忆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3.75 字数 266 千字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4—429—8/I·258

定 价:89.80 元(上中下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100009

诗化品格的艺术开掘

——序《诗化的记忆》

张同吾

随着文学作品题材的不断扩展、精神天地的不断开拓、情感内涵的日渐丰富和表现手法的百态纷呈，文学评论早已突破了社会学的框架和赏析型的模式，往往能够从哲学、美学、创作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边缘学科的视角阐释作品，为我们从不同的认知层面审视文学的内涵拓宽了疆域。但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是不可穷尽不会完结的，认识人的文化现象、历史现象和生命现象的奥秘，也是不可穷尽不会完结的，任何作家都不应以先知自诩并以布道者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一切，倘若他们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回眸历史窥探人生谛听生命的真谛，使其“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同样，文学评论家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圣者，而能注解一切阐释一切，倘若他们能够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作品独特的审美个性和精神蕴涵，沿着艺术规律的通

道，走向作家心灵的深处，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对于作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揭示生活的深度和表现生活的角度；是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审美个性，方能使其超拔平庸而呈现光彩；对于评论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对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是在新的认识层面上以新的话语方式对作品进行理论解析，方能摆脱平泛而展示自己的评论个性。

李树声是在新时期阳光抚育下脱颖而出的文学评论家，以崭新的理论锐气，表现她的富有个性的评论风格，她即将付梓出版的《诗化的记忆》，集中地展示了她的理论锐气和评论个性。也许是因为她对历史题材的作品情有独钟，也许是因为她对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有更深入思考，在她的这部评论集锦中，比较有深度和力度的是对长篇小说《星星草》、《少年天子》、《倾城倾国》、《暮鼓晨钟》、《孔子》、《曾国藩》、《李后主》、《百年沉冤》、《美之罪》、《真男子》以及电视剧《努尔哈赤》的纵横比较和精到剖析。这些作品中诸多历史人物，沿着各自的文化源流走来，带着深刻的历史烙印走来，带着鲜明的禀赋与个性走来，展示了丰满的血肉和独具神采的灵魂。树声以理性的目光去寻觅和

审视作家们是否懂得“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性的存在”；是否懂得“与历史学或历史教科书相比较，历史文学是昔日的人存在的艺术化与审美化，与当代题材相比较，它是以‘彼时’、‘以往’、‘过去’的时间方式来展示人的审美和意义的。所以历史文学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或是表现历史的一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以人为对象主体。”因此，作家们不该满足于真实地谛听历史的回声，不该满足于以生花妙笔再现千年恩怨百代歌哭，而应该“把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对象主体的情感世界中，在心与心情与梦的化合中来提纯历史生活，从而呈现出一种超凡的人性魅力和诗化的人生哲学。”这种人性魅力和诗化哲学，绝非是让作家的主观色彩遮掩了历史真实，扭曲了人物的性格逻辑，而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一方面人是“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就是在追求中开创历史，“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活动即历史，但历史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之作为产生活活动是一种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

的自然史”。倘若能够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就能够“通过个性主体这个社会因子的剖析和开掘，来展示宏观世界的底蕴，以一种凝重苍凉的笔触，对人物特殊的心理机制做深层次的把握，在对象主体心灵的聚集点上，使作品获得意识的深化和艺术的灵性”。在这一点，标明优秀作家们认识的升华，也表明了树声同他们的理性共识。

树声是位富有历史感的评论家。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参照和在记忆参照中建立起的价值体系，那么历史感就是人对历史的深层情感反映，其主要对象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人、人民、民族和人类。即使是评论当代生活题材的作品，也表现出这种鲜明的历史感，《对刑天救赎的失落》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她有感于一些描写“知青”的作品意向的偏颇和思想内涵的轻浅，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传统思维定势——回恋过去，从而用情感粉饰那个时代的本质。她具体指陈一代人的命运悲剧，是造神运动的派生物，“对人的个性、价值以及生命意义是一种全面的扼杀，属于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被抽取殆尽，取

而代之的是一种整体划一的虔诚和盲从，最终，这支队伍的群体意愿也被现实嘲弄了。”她在文化流变中，凝视人们心理结构的生成与递嬗，便增强了理性的质量感。

文学评论忌讳脱离作品的云山雾罩天马行空，也厌弃拘泥作品的琐屑繁冗，而应该在对作品得失的阐释中，融解了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的理论精髓，并且形成评论家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评论风格。树声的评论文章视野开阔、见解明朗、舒展大器，她的长长的句势充溢着激情，在铺陈与描绘中起伏迭宕，许多精采的段落，都像雄浑的诗，这似乎同她襟怀坦荡的气质和奔放磊落的性格相统一的。当然，她所涉猎的作家和作品还不够宽广，有时也失之表述上的有序与规范，但我相信，她以自己的悟性和勤勉，会不断丰厚更加深湛更有风采。

1999年1月30日

目 录

序	(1)
---------	-----

走近祖辈文化

天地有正气

——《暮鼓晨钟》放谈	(3)
------------------	-----

《真男子》：参悟“士”心态	(19)
---------------------	------

古今的化合与凝聚

——谈近年来的历史小说	(28)
-------------------	------

对往昔做诗意的诠释	(57)
-----------------	------

回溯远古的文明	(68)
---------------	------

超出史范的新作	(76)
---------------	------

历史的启示

——短篇历史小说探微	(86)
------------------	------

高处亦胜寒

——漫评《少年天子》	(97)
------------------	------

叩问人类的昨天	(107)
抖落时间的绳索	(125)
气势磅礴的《努尔哈赤》	(156)
诗化的记忆	
——从凌力的创作说开去	(161)
走近祖辈文化	(181)
几度哀歌向天问	
——评《曾国藩》	(188)

岁月不蚀的记忆

《父亲》：一个时代的“背影”	(213)
捡拾飘零的树叶与兽皮	(222)
长歌当哭	
——谈迟子建的处女作	(234)
在有轰动效应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短篇小说争鸣纵览	(252)
岁月不蚀的记忆	
——巴波创作谈	(333)
在生活的河流中求索	(352)
读几篇写心路历程的作品	(368)

“乡下人”的命运交响诗

——漫评陶正的作品 (385)

从荒漠走向绿洲的步履

——近年来文学评论中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
..... (403)

对刑天救赎的失落

——从一部写知青命运的小说谈起 (438)

感受大时代

《第二草国》的启示 (459)

对文化的传承与思考

——评《人生镜语》 (475)

把灵魂裸露出来

——《京华闻见录》随感 (481)

长路漫漫会有期 (487)

赤子之诚与死亡之谷 (493)

雅可耐与俗不可耐 (503)

牵住命运的衣角

——读几篇青少年题材的报告文学 (517)

感受大时代	(524)
-------------	-------

解读人生况味

把美与爱带给世界	(541)
----------------	-------

奏响民族最强音	(546)
---------------	-------

谁人擎此重如山	(550)
---------------	-------

启功先生的学问	(555)
---------------	-------

守住平常心	(562)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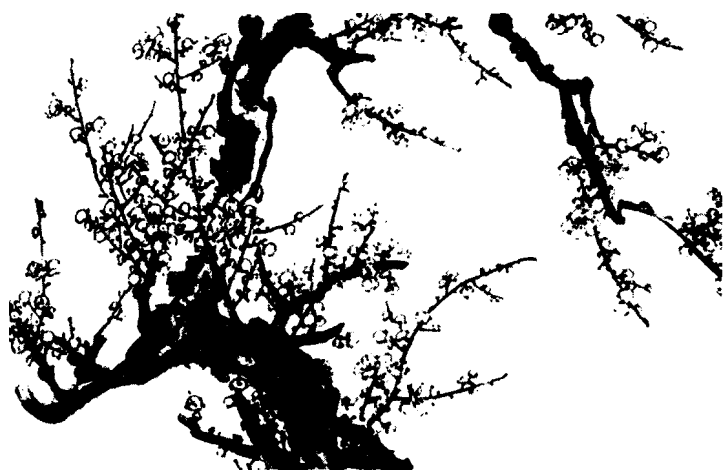
寻找“您”	(565)
-------------	-------

《人生》：解读人生况味	(568)
-------------------	-------

访寻小小的安琪尔	(581)
----------------	-------

深思共同走过的从前	
-----------	--

——从一部电视剧中的形象塑造谈起	
.....	(588)



走近祖辈文化



天地有正气

——《暮鼓晨钟》放谈

这是怎样一个风诡云谲的历史氛围，天事、地事、人事炙烤着这位冲龄皇帝的心，从而展示了康熙作为政治上的胜利者日趋冰冷的悲剧灵魂。这是怎样一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中华大帝国最后一个辉煌时期的晨钟与封建社会将日薄西山的暮鼓齐鸣。这就是继《少年天子》、《倾国倾城》之后，凌力在她的新作《暮鼓晨钟》中，为

人们展示的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有一位文艺理论家在概说中国小说发展程序时说，当代小说总体上是“由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到“人物性格的展示阶段”。纵观凌力从《星星草》直到如今的《暮鼓晨钟》等作品，我们看到，她正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走过这样几个阶段。在以往的文字中，笔者曾经谈到，这位很有创作灵性的女作家，在历史文学创作这一领域曾较早地领悟到“把人作为创作的中心”。如果说那部曾蜚声文坛的《星星草》是处在把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的话，那么，她从《少年天子》就已经步入人物性格的展示或人物内心审美化的展示阶段了。例如《少年天子》中对福临与乌云珠那诗情画意般情感的描画，《倾城倾国》中对孙元化心灵轨迹的追寻，都显示出她已经进入了创作的较高境界。《暮鼓晨钟》则在原来创作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新的超拔。也许是中心人物既定的特质所致，这部写康熙这位少年天子甚至是幼年天子的作品，要比写顺治的《少年天子》创作主体意识增强了，进而使作品本身更具理性化和历史穿透力。